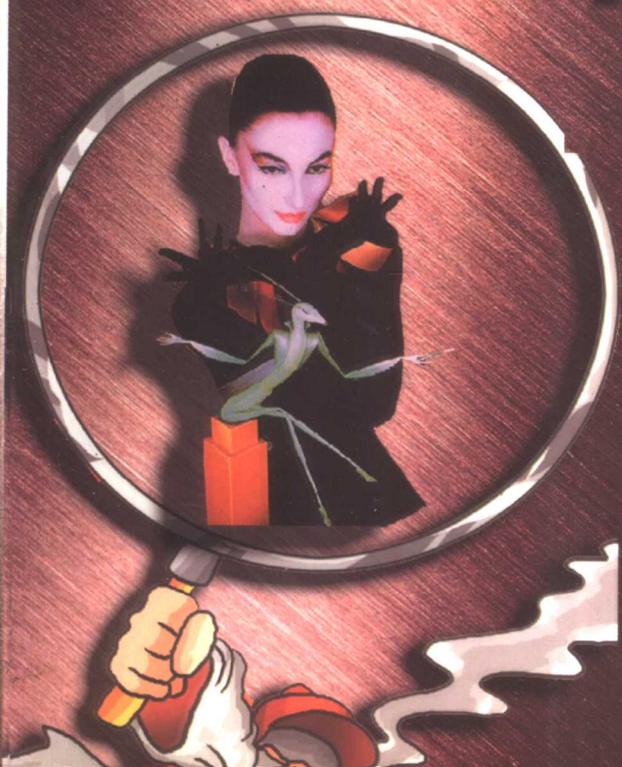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天
著

勾魂女郎

在黑社会联盟聚会之际，勾魂女郎带着一批假钻石去出手。



◎温柔陷阱系列◎

勾魂女郎

白天 著

作品集⑮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勾魂女郎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3
(白天作品集·温柔陷阱系列)

ISBN 7-80130-376-8

I. 勾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698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5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·3603(发行部)6524·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ch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1

字数: 275 千字

印数: 6000

版次: 2000 年 4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0 年 4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130-376-8/I.20

定价: 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玩命的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黑夜艳劫····· (1) | 6 斗智斗力····· (90) |
| 2 辣女····· (19) | 7 变生意外····· (105) |
| 3 勾魂摄魄····· (37) | 8 金蝉脱壳····· (124) |
| 4 黑名单····· (55) | 9 欲擒故纵····· (140) |
| 5 大姊头····· (70) | 10 脱身····· (154) |

第二部分

勾魂女郎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真假莫辨····· (181) | 6 武场····· (269) |
| 2 迷魂····· (198) | 7 虚虚实实····· (286) |
| 3 钻石女魔····· (216) | 8 铍羽····· (304) |
| 4 波折····· (235) | 9 一百万美元····· (322) |
| 5 各展神通····· (250) | 10 勾魂女郎····· (335) |

1 黑夜艳劫

黑色的深夜，在一条黑暗而静寂的巷子里，有十几条黑影在活动，他们似乎是在守伏着。

终于，他们守候的猎物出现了。

这时从巷内的一幢住宅里，接连三条人影越墙而出，立即冲向巷口。

三个人均穿的是黑色的紧身衣裤，戴着黑布面罩，只开了两个眼孔，露出闪烁的眼光。

从体形上可以看出，她们竟是三个身材极为健美的年轻女郎！

就当她们冲向巷口之际，守伏在两端的十几条人影，已一拥而上，由两面夹攻把她们拦截住了。

他们一个个均握枪在手，其中为首的一名大汉厉声喝令：

“不许动！”

三名黑衣女郎一看这情势，不由地暗吃一惊，只好怔怔地站住了，不敢贸然硬闯。

那大汉立即挺身上前，嘿然冷笑说：

“嘿！你们三姊妹是真有办法，果然比我们抢先了一步！”

其中一名女郎报以冷笑说：

“朱大头，你的消息倒真是灵通，可惜连我们也来迟了一步，别人早已经捷足先得啦！”

“怎么？”姓朱的大汉惊诧地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也没找到那张东西？”

那女郎以不屑的语气说：

“信不信由你！反正我们是各处都搜遍了，结果毫无所获。如果你们不怕费事，就不妨自己进去再找找看，也许你们的运气好，会出现奇迹呢！”

姓朱的大汉狞声说：

“对不起，在我们进去搜查之前，必须先搜搜你们的身上！”

“凭什么？”那女郎怒问。

姓朱的大汉把枪口一抬，咄咄逼人地说：

“就凭这个行吗？何况东西要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又何必怕搜！”

那女郎一气之下，不由地忿声说：

“好！你们就搜吧！”

姓朱的大汉哈哈一笑说：

“申大小姐果然爽快！……”说时，他已亲自动手，向那女郎身上开始了搜查。

这家伙的心术不正，逮着了这机会，他哪肯轻易放过？居然不怀好意地，趁机揩起她的油来！

他先从她的肋下开始，由上而下，一直向裤管摸索下去，然后竟故意探向她那挺实的双峰。

突然，那女郎挥手就是一耳光，狠狠地掴在了他脸上！

“啪”的一声，把那大汉掴得一怔。

那女郎勃然大怒说：

“朱大头，你好大的狗胆！大概是不想活了！”

那大汉也恼羞成怒，突然一声令下：

“把她们带回去！”

可是那些大汉犹未动手，忽见又有一二十人，从巷口冲了进

来。

姓朱的大汉顿吃一惊，尤其因为天色太黑，看不清来的是哪方面的人马，使他情急之下，赶紧吩咐：

“我们从那头走！”

不料那三名女郎竟趁机突然发动，出其不意地猛把拥上来动手的大汉们推开，纵身而起，双手勾上人家的墙头，右腿急跨，便翻身越进了围墙里去。

大汉们欲阻不及，而冲进巷口的大批人马，却已冲近了。

姓朱的大汉不禁惊怒交迸，正待下令开火，对方一个一马当先冲来的壮汉，已在大声急嚷：

“朱大头，是我们……”

姓朱的大汉这才没有贸然下令，等对方刚一冲近，劈头就怒不可遏地说：

“妈的！胡九，你这王八羔子又跑来凑什么热闹？”

胡九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朱大头，你这叫什么话，难道那张‘黑名单’上，没有我姓胡的名字吗？”

姓朱的大汉忿声说：

“现在那张东西已经让申家三姊妹得手了，刚才我们正要从她们身上搜出来，却让你们闯来被她们趁机逃走……”

胡九却有恃无恐地说：

“那怕什么，她们不是躲进这家人家去了吗？我们有这么多人，来个大包围，再进去搜，还怕她们能插上翅膀飞了不成！”

“哼！”姓朱的大汉冷声说：“你倒说的简单，这么三更半夜的，去砸人家的门。万一让人家把我们当强盗，或者惊动了右邻左舍，打电话向警方报案。那样一来跑不了的可能就是我们，而不是申家三姊妹啦！”

胡九犹豫了一下，问：

“依你的意思呢？”

姓朱的大汉沉声说：

“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只有赶到她们的船上去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胡九已接口说：

“对！她们东西既已得手，总得回船上去的，我们干脆来个守株待兔！”

于是，这两方面的数十之众，立即冲出了巷外，奔向附近不远处的街角上，各自登车，分乘七八辆轿车，浩浩荡荡地赶往海边去……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二十分钟以后，申家三姊妹已在一幢精致住宅的客厅里，除了她们之外，在场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新加坡黑社会圈子里，拥有相当势力的林清海！

这三个女郎除下了面罩，露出本来面目，一个个都长得非常俏丽。而年纪最大的申云妮，也不过才二十岁出头，老二申雪妮要到年底才满二十，最小的申霜妮仅只有十七八岁。

她们来这里，似乎是兴师问罪而来的，因此坐在沙发上，一个个都面罩寒霜，显出满脸的怒容。

林清海已听完她们述说经过情形，他一面猛吸着香烟，一面背负双手来回地踱着，始终不发一言。

申云妮已按捺不住，她突然怒问：

“老林，你是不是存心整我们的冤枉？”

林清海把眉一皱，终于站定了说：

“那倒绝对不是，我的消息非常正确，何老三之所以遭了石逵的毒手，就是为了要想弄到那张‘黑名单’……”

申云妮冷笑一声，不屑地说：

“现在他们两个都死了，如果你的消息不错，那么东西一定在石逵的家里藏着，怎么我们各处都搜遍了，却没有搜出来呢？”

林清海沉思了一下说：

“假使不是你们搜的不够仔细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……”

“什么可能？”申云妮急问。

林清海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据我所知道的，在石逵死之前，最后去过他家里的只有一个人……”

“谁？”申云妮急不可待地追问。

林清海沉声回答：

“就是那绰号叫‘黄领带’的罗奇！”

“他？……”三个女郎不约而同地失声叫了起来。

林清海点点头说：

“今晚就是罗奇把石逵制住了，用枪逼着他去邱公馆，当众承认杀死何老三的！”

申雪妮接口问：

“这么说，罗奇很可能逼石逵交出了那张东西？”

林清海“嗯”了一声说：

“所以我刚才说，假使不是你们搜的不够仔细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那张东西已经到了罗奇的手里！”

申霜妮急切问：

“你知不知道罗奇在哪里？”

林清海回答说：

“他可能要等邱大爷的丧事办完之后，才会离开新加坡，现在是在住在‘马来亚大饭店’里，不过，那张东西要真在他手里，你们就很难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申霜妮自负地说：“他既能逼石逵交出来，我们也

照样能如法炮制!”

林清海摇摇头，沮然说：

“恐怕不容易，那小子不是个简单角色，并且是软硬都不吃的，就连金钱和女色，也不能把他打动!”

“那倒不见得!”申雪妮不屑地说：“他要不是为了金钱，把那张东西弄到手干什么?”

申霜妮也说：

“贪财的家伙，就免不了爱色!”

林清海颇觉诧异地说：

“难道你们准备财色兼施，双管齐下?”

申雪妮冷哼一声说：

“他把那张东西弄到手，不外乎两种用途，一是照名单勒索，像石逵一样，抓张长期饭票在手上。一是干干脆脆卖给警方，弄它一笔现成的花花。总而言之，他为了还是钱!警方大不了出个十万八万的，我们不妨来个加倍，还怕打不动他?”

申霜妮又接口说：

“必要的时候，就像你说的来个财色兼施，双管齐下，任凭他是三头六臂的人物，英雄也难逃美人关!”

林清海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不是我泄你们的气，你们要不信就试试，到时候弄得不好，说不定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那可别怪我林某人没有言在先!”

“你认为我们对付不了那小子?”申霜妮有些不服气。

林清海正色说：

“邱大爷的两位姨太太就试过，结果都失败了，那小子根本不吃她们那一套!”

申雪妮忽问：

“大姐，你看怎么样，我们要不要马上去找罗奇?”

申云妮比较老成持重些，她把两条柳眉一皱，忧形于色说：

“只要那小子暂时不离开新加坡，我们尚可充分的时间从长计议，总会有办法对付他的。现在我倒想到一个更迫切的问题，就是刚才我们虽然脱了身，但朱大头他们那班家伙，是绝不会就此罢手的。假使不出我所料，他们一定已赶去海边，在等着我们回船上去啦！”

申霜妮毕竟年纪最轻，她毫不在乎地笑笑说：

“大姐何必担心，有赵大娘留在船上，还怕对付不了他们？”

申云妮轻啐了一声说：

“她已经不是当年的赵大娘了，在船上照顾照顾还凑和，真要动刀动枪的，那就不济事了！”

申霜妮有恃无恐地说：

“至少我们船上还有十来个人，她们总会见机行事的，万一情形不对劲，她们就会把船开走……”

申云妮苦笑一下说：

“那样一来，我们怎样回船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申云妮被问得一怔，呐呐地无言以对了。

申雪妮忽说：

“大姐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倒不如暂时不回船，先去找罗奇那小子，设法把那张东西弄到手再说！”

申云妮神色凝重地说：

“现在已经是深夜三点多钟了，我们要不先回船上一趟，身边既没带一大笔现款，又是这身打扮，深更半夜跑去找他算怎么回事？”

申雪妮沉思了片刻，眼光忽然投向林清海说：

“老林，你家里有没有现款，如果放心的话，能不能先……”

林清海面有难色地说：

“对你们三位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可是我家里实在不方便，并且又这么晚了，凑也没地方去凑……”

申霜妮忽然灵机一动说：

“大姐，我倒有个主意！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申云妮急问。

申霜妮故意卖关子说：

“大姐先不用问，只要老林替我们弄三套漂亮的衣服来，我就有办法把那张东西弄到手！”

申云妮不禁笑骂起来：

“你这鬼丫头别在我面前卖关子，只要你眼睛动一动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！”

“哦？”申霜妮不服气地说：“那么大姐倒说说看，我打的主意是什么？”

申云妮毫不迟疑地说：

“哼，你要老林弄三套漂亮的衣服来，还不是想让我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，深更半夜跑去诱惑那小子！”

申霜妮却吃吃地笑着说：

“大姐，这回你可完全猜错啦！”

“猜错了？”申云妮诧异问：“那你打的是什么主意？”

申霜妮是个鬼精灵，在三姊妹中年纪最小，但却是人小鬼大。她从容不迫地笑笑说：

“我倒不是打算三个人一起去诱惑他，而是这身打扮太惹眼，走不出去，所以必须先弄三套衣服来换上。然后嘛，我们不妨来个声东击西，由你和二姐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把罗奇引出‘马来亚大饭店’，我则趁机去搜他的房间！”

“如果东西在他身上呢？”申雪妮问。

申霜妮又笑了笑说：“那就得看你跟大姐的啦！”

“不过，”申雪妮说：“现在已经是深夜三点多钟了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，才能把他引出来？……”

申霜妮笑而不答，仿佛已胸有成竹，却向林清海问：

“老林，这么晚了，要你凑一笔巨款是有困难，我们不能强人所难。现在只要替我们弄三套行头来，这总该没有问题吧！”

“没问题！”林清海一口答应：“我马上去办，三位请在这里稍候，我现在就到戏院里去一趟！”

等他匆匆离去，申云妮才神色凝重地说：

“我实在有点怀疑，这家伙突然找上我们，供给我们的消息又不可靠，结果让我们去石逵那里扑了个空。尤其刚才听他的口气，好像早就知道那张东西可能已经到了罗奇的手里，那他又为什么整我们的冤枉，指使我上石逵那里去搜查？这家伙真不知安的是什么心！”

申云妮悻然说：

“不管他安什么心，反正我们得把那张东西弄到手再说！”

申云妮把头微微一点说：

“那当然！不过罗奇那小子很不好缠，要想从他手里把那张东西弄出来，无异是与虎谋皮，我看绝不会那么简单，让我们轻易得手的……”

申霜妮却很有把握地说：

“大姐，不管他多厉害，现在我们只要分工合作，由你和二姐设法把他诱出饭店，让我趁机溜进他的房间里去搜，除非东西藏在他身上，我一定可以把它搜出来！”

“真要藏在他身上的话，那就由我来个负责！”申云妮说：“问题是那小子精得很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，才能使他离开饭店？……”

申霜妮胸有成竹地笑笑说：

“这还不容易，我自然有办法！”

于是，这个人小鬼大的鬼精灵，从容不迫地，说出了她的锦囊妙计……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这是“马来亚大饭店”，二楼的二四〇号房间。

深夜，门上“笃笃”两声轻响，把罗奇从睡梦中惊醒了。

这两下敲门声极轻，如果换了别人，在熟睡之际绝不致被惊醒。但他的警觉性却非常高，立即一惊而起，急问：

“谁？……”

房外没有回答，也毫无动静，不禁使罗奇暗觉诧异，忙不迭下了床，披了件晨褙急趋房门口，又问了声：

“谁？”

房外仍然没有回答，罗奇略一迟疑，轻轻推开门门，突然开门向外一张，甬道里静悄悄的，连个人影也不见！

这使他更觉诧异了，刚才明明是被两声轻微的敲门声惊醒，开门出视却不见动静，难道是自己听错了？还是连日劳累过度，精神恍惚，以致在睡梦中心神不宁？

正待关上房门，眼光忽然落在脚前，却发现由门缝下塞递进来的一只西式信封！

他赶紧弯腰收起，关上了房门，掣亮电灯，在灯光下一看，只见信封上写着：“罗奇先生即启”。字迹非常端秀，显然是出自女性的手笔。

深更半夜是谁送来这封信，连面都不露一下，就匆匆溜走了呢？

信封并未封口，罗奇忙抽出信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赫然是以口红写的“SOS”三个英文字母，竟是这求救的信号！

罗奇顿觉一怔，再一看，英文字母的下面，却是“614”三个阿拉伯字。

英文字母是求救信号，而这三个阿拉伯数字，又是代表什么呢？

他一时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，半夜三更居然有人送来这封信！

信封上既然写明“罗奇先生即启”，当然是知道他是何许人了，而信笺上却以口红代笔，画了个求救信号，和三个数字，这是故作神秘，还是存心考验他的智力？

罗奇不禁大为愤慨，认为这绝不是向他求救，说不定是什么捉狭的家伙，故意在深更半夜来开他这个玩笑！

一气之下，他忿然把信封、信笺捏作一团，丢在地上，决定不予理会，仍然回床躺下睡他的大觉。

可是这一躺下后，却再也无法入睡了，思维里不断地浮现出那三个阿拉伯数字 614、614……

忽然之间，他终于想到了这三个数了，会不会指的是“614”号房间呢？

如果是别家旅馆，信笺上必然该有信号，而这封信神秘的信上却没有。假使“614”真是房间的号码，那么一定就是在这饭店里的了！

念及于此，为了要揭开这个谜底，获得正确的答案，他只好决定上六楼去看看。

反正他现在已睡不着了，上楼去一趟也无所谓。

于是，他立即起身穿衣，出房把门虚掩着，而未关上，以免回房时再要叫仆役来开门。因为他不习惯每次出去要把钥匙交回柜台，回来又得向柜台去取。

“马来亚大饭店”是座九层楼的大厦，罗奇出了房，向甬道两头一张，静寂无声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他便直向电梯间走去。

走到甬道头上，始见值勤的仆役伏在柜台里打盹，罗奇不愿惊动他，立即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乘自动电梯直升六楼。

时值深更，六楼的情形也一样，静寂无声，只有值勤的仆役在柜台里打瞌睡，随时听候各房间旅客的召唤。

罗奇顺着房门上的号码次序找过去，终于来到了六一四号的房门口。

到了门口，他不禁犹豫不决起来。这房间里住的不知究竟是什么人，如果贸然按门铃，在这深更半夜的，作个不速的访客，万一人家根本没有向他求救，岂不是太冒失？那不让人骂他神经病，轰出房来才怪呢！

但同样的，谁又会在这深夜里，送了封莫名其妙的怪信去，跟他开这种玩笑？

赵起了一阵，他终于硬着头皮，举手在房门上轻敲了两下。

等了片刻，房里毫无动静，他又再敲了两下，仍然是没有一点声息。

罗奇犹豫之下，伸手一转门钮，轻轻试推一下，不料门并未锁上，竟然应手而开！

“有人在吗？”他轻问了一声。

房里还是没有回应，他只好壮起胆子闪身进房，眼光一扫，只见房里仅亮着床头柜上的一只台灯。粉红色的灯罩，把房间里映现出一片纷红，极富罗曼蒂克的气氛。

可是，床上却一片凌乱，并没有人睡在上面！

罗奇不禁一怔，大为诧异，眼光再向各处一搜，却见浴室的门虚掩着，而里面的灯竟亮着。

再一看，门口的地板上丢着一双女用拖鞋，及一件薄质料的连身衬裙，一半丢在门外，一半在浴室里！

罗奇见状，已断定浴室里有人，但却没听见水声，于是立即趋前，在门口轻声问：

“有人在里面吗？”

终于，从浴室里传出了极轻的“唔……唔……”声音，显然是以鼻音发出的。

罗奇情知有异，他已无暇多作犹豫，立即推门而入，眼光一

接触浴缸，顿时使他一怔，惊愕住了。

只见浸在浴缸里，竟是个嘴上被宽条胶布交叉贴封着，又捆住了手脚的赤裸女人！

罗奇见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不迭趋身浴缸前。这才发现缸里的水已将满，那女人仅露出头部在水面外。

水龙头是拧开的，在不断地放出水来，使缸里的水位逐渐高升。而在水龙头上，却搭着一条毛巾，让水顺着毛巾流进浴缸，因此听不见水声。

这女人双手被反缚，脚上和腿上又捆了好几道绳子，使她一丝不挂地躺在浴缸里，仅能尽量把上身挺起，使头部露出水面，而无法挣扎或呼救，更不可能爬出缸外了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人及时发觉，只要再过一二十分钟，等水位浸上她嘴部以上，这女人就必将被活活地淹死在浴缸里！

罗奇既已撞上了这个场面，他就无法顾忌其他的了，立即弯下腰去，伸手急将橡皮塞拔开，放掉了浴缸里的水。

然后，他忙撕掉那女人封贴在嘴上的两条胶布，诧然急问：“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女人急促地娇喘了一阵，才惊魂甫定地说：

“请先把我放开，我再告诉你……”

她的手脚均被捆住，不能动弹，罗奇只好先取了条大毛巾，盖覆在她赤裸的胴体上面，再把她从浴缸里抱起来，抱出浴室，放到了床上去。

绳子捆的很紧，又经水里一泡，使得罗奇很难把它松解开来。

费了半天的劲，才把反缚在她双手上的绳子弄开。趁着他在继续解脚上的绳子，那女人不禁犹有余悸地忿声说：

“哼！他们好毒辣的手段，居然想把我置于死地，活活地淹死在浴缸里！”